

奋斗·青春

深海尖刀

■林平

在眼前的是战争一样的紧张场面，狼烟四起，仿佛世界末日正在逼近。

应急吹除的指令已下，掉压却丝毫没有缓解的迹象。这说明，高压气并未正常吹进各个压载水舱。难道，死神真的伸出了魔爪，要攫住艇上几十条鲜活的生命，往深不可测的海底沉去吗？他们一万个不甘心！

二

他们拥有起死回生的力量吗？

一个艇领导的一句话曾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对于艇员，一生一死，必须让你回家。”生，即妻子生孩子；死，即父母亡故。可是，因为潜艇的特殊性，即便这一生一死，潜艇兵有时也身不由己，回不了家。372潜艇的强大过硬正是在这样高强度的实战化训练中磨砺出来的。

有一年八月间的一场演习中，反潜编队抓住“战机”，利用水下爆炸给了372潜艇致命一击。372潜艇铩羽而归。在后来的总结会上，潜艇支队支队长王红理望着垂头丧气的官兵，大声说：“这个亏我们吃得值！兵无常势，水无常形，面对战场上局势的突然逆转，我们要突破和反攻的能力！”

逆境中磨砺，危局中求生。此后，372潜艇便坚持“怕什么就练什么”的训练原则，以强敌作为砺剑石，历经屡屡危局、残局、败局的磨砺，20多项成果在演习战场得到检验，372潜艇的作战水平得到了极大的锤炼和提升。

机会说来就来了。又一年的七月间，372潜艇与兄弟部队的潜艇同时隐匿于某海域的万顷碧波之下，双方展开了一场寂静的较量。经过数个回合的较量，372潜艇终于锁定了目标，解算数据、鱼雷发射准备等动作一气呵成。艇长易辉一声令下，鱼雷应声而出。数分钟后，演习指挥部发电，攻击有效。

永远紧贴实战，始终枕戈待旦，保持箭在弦上的临战状态，随时听令出动。这是372潜艇官兵对自己的要求。当这样经过实战磨砺的372潜艇遭遇了入列以来最大的一次掉深，他们能逃过这一劫吗？

三

在潜艇基地的海边，有一条青年路，也被大家称为望夫路。372潜艇紧急拉动出海前，已近年关，官兵们要么正准备启程休假，要么正在迎接前来探亲的家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372潜艇突然接到出海命令。

那段时间，徘徊在望夫路上的有两个特殊的身影——符蓉和王青，以及她们肚子里的宝宝。两人的预产期都快到了，她们都想等丈夫出海回来再生产，可总也不见有潜艇归港。符蓉的羊水已不足一半，不能再拖下去了。做剖宫产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符蓉强忍阵痛说：“我老公出海了，字由我来签，责任我来担！”她生了一个女儿，起名彩霞。王青等到了丈夫归航的那一天，产下一个男婴，起名远航。

彩霞和远航的名字，自有深意。还在海上时，战友们知道谢宝树和陈凯军快要当爸爸了，就七嘴八舌地替他们操心给孩子起名字的事：“若是儿子，就叫远航；若是女儿，就叫海霞。”如今，小彩霞和小远航已经6岁多了，他们在妈妈的陪伴下，时常走在海边的望夫路上，盼着出海的爸爸平安归来。

可当时，她们哪里会想到，372潜艇全体艇员正挣扎在死亡线上，除了拼命抗争，他们心里也在思念着她们。

金色颂歌

■张少思

初秋。田野静悄悄。庄稼不再需要施肥、灭虫、薅草，引水灌溉……田野上看不到扎头巾和戴草帽的劳动者。虫儿吟唱——寂静中悠悠地弄弦；鸟儿在飞，娴熟的翅膀摆渡梦想；盛开的菊羞赧眼；牵牛花紫色的喇叭嘹亮；芦苇花的穗穗在风中飘动……

辽阔的田野，一个成熟而不失生机的王国，宁谧、和谐。熙熙攘攘的庄稼奔赴丰收的路上，金色的脚步参与了秋天的宏图大业。

大地涌动的喜悦，饱满的籽实初乳般胀痛。风，轻柔回旋，甜美的哼唱……我们都需要农业之母的哺育！感恩大地金子般的心，让我们永远

充满敬畏与依恋。心头一热——对着金秋辽阔的田野，我喊了一声娘……

大豆、玉米、高粱充满了欢悦。每一株庄稼都向着圆满做着最后的冲刺，它们跃跃欲试，去拥抱丰满而结实的日子。

一粒粮食是渺小的；一穗粮食也是渺小的，而一大片庄稼就举足轻重了。要是它辽阔、磅礴，翻腾着金色的波澜，那就不平凡响了。

不可轻视的田野，深邃而博大的秋天，共和国的底气和力量在那里存放，人民的福祉链接着殷实的收成——饱满的天下粮仓！

我们都被大地供养。肉体 and 骨髓，充盈的意气仰赖农业的恩典。五脏六腑

他们要自己拯救自己。

四

“主机舱进水了！”随着主机舱尾部突然传来“嘭”的一声巨响，猛烈的水柱像沙粒一样四下飞溅。主机舱尾部水雾弥漫，什么都不看清楚。电工技师陈祖军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即停掉刚刚启动的主电机，以防海水引发电气设备火灾。随即，他拿起对讲器，大声向指挥舱报告险情：“主机舱破损进水！”

“快，封闭舱室！”陈祖军大声下达指令。封舱是艇员把自己逼上绝路，假如堵漏失败，他们也在劫难逃。

朱召伟咬紧牙关，迎着喷射的水柱冲了上去，凭借着清晰的记忆和娴熟的技术，摸索着用液压关闭了30多个阀门，紧接着关闭了后面的水密门。

与此同时，毛雪刚也冲了进去，连续断开了十几种电气设备电源开关，关闭了主机舱前面的水密门，打开了高压气阀。至此，主机舱停止进水了。

从爆管进水到堵漏成功，总共用时不足一分钟。如此快的速度在372潜艇是从未有过的，即便在海军其他部队也没听说过。危急时刻往往能激发人的潜能。

让我们再把目光从主机舱拉回到空气异常紧张的指挥舱。王红理已经下达了应急吹除口令，深度计的指针仍在吱吱地往下跑，死亡步步紧逼。难道，372潜艇真的会落入跟美国的长尾鲨号和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同样的结局吗？

王红理一千个不甘心！

就在这时，有一个人出现了。他光着脚跑到了指挥舱，大声对白老虎喊道：“你负责排水，我来供气！”这个人是舱段技师练仕才。

艇前翘后倾得厉害，练仕才极力保持身体的平衡，在只容一人通行的狭窄过道里，打开了应急组高压气，向艇上所有水柜供气。与此同时，白老虎迅速打开排水阀，向艇外排水。两个人分工协作，一气呵成，完成了供气排水的操纵动作。

“轰——呼——嗤——”向所有水柜供气的声音响彻全艇，让人毛骨悚然，仿佛魔鬼在最后一次催命。此时，应急组高压气才真的向所有水柜供气了。

面对掉深，潜艇再无别的招数。剩下的，就只有等待了。坐在操纵台前的云朝报深的口令缓了下来，直到最后停止了报深。

从发现潜艇开始掉深到此刻，过去了三分钟，漫长的三分钟，在生死边缘徘徊的三分钟！王红理的神经都快绷断了，此时他终于松了一口气。他朝深度计看了一眼，已经超过372潜艇入列以来最大掉深20多米，平常试验和训练也从未达到如此深度！他算了一下，三分种里，全艇官兵关闭了近百个阀门和开关，操作数十种仪器，无一差错。

潜艇在这三分种里，掉深的幅度在公开的世界潜艇资料史上无前例。

此刻，一切都仿佛静止了。王红理站在指挥台前，铁塔一般，黝黑的面庞呈现出出土青铜的颜色。他的身后站着一排排官兵，一束束目光也似乎都凝固了。他们的心都在咚咚地狂跳。他们在期待着，也在祈祷着。

372潜艇在静默两分钟之后，在龙骨嘎吱嘎吱响了几声之后，抖了抖身子，终于挣脱了魔鬼的拽扯，摇摇晃晃地开始上浮。

这时，铁塔一样的王红理开口了，他双目紧闭，暗暗攥紧了拳头，下令

爱慕五谷丰登，丰饶的年景就是国泰民安的时光。

大地，金碧辉煌。我的漫步踩出丰收的鼓点。喜气的蓝天与田野相映生辉。农业的思想植入我的灵魂。觉悟的心向大地鞠躬！

我兴冲冲走向了稻田，敞开心灵，让阳光斟满。我和黄金的稻子同气相求。我想，这是对的——向阳光要成熟和重量，要健康的肤色和柔韧的骨质，要明亮的信念、结实的灵魂……

大地举着火把。光荣的使命引领秋天的进程。我们分享这火焰的歌声，芬芳、嘹亮、迷人。

天空往更高处去。秋风分发爽朗的笑声，干净的草木修炼成金。农民走出闲逸与优游的日子，充满握力的大手、闪耀的汗水收获丰收的喜悦。沉静的心内比果实还丰满，还雍容华贵。

一些事物成熟收口；一些事物加劲儿延伸。盛开的梦在果实里收藏，透露出大地的超然与自信。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到了丹东，一定要去看看断桥。

丹东，早先称安东，后改成此名，寓意红色东方之城。鸭绿江是朝中两国的界河，江上共有三座断桥，一座是燕窝木桩铁路断桥，也称浮桥。桥址坐落于振安区燕窝村，是鸭绿江上唯一由中国人民志愿军建造的铁路桥；一座位于中朝友谊大桥旁，中方一侧残存四孔桥梁。

我主要想去河口断桥看看。河口断桥原名清城桥，位于宽甸县河口村，对岸是朝鲜清州市。未到桥头，只见彭德怀的雕像威风凛凛地矗立在蓝天白云下，他骑着战马，攥紧缰绳，目光如剑，穿透历史迷雾，直视鸭绿江的对岸，让我不由忆起那句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过了雕像，迎面而来的就是清城桥。时光拨回到1941年，日本侵略者出于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需要，指令伪满洲国和朝鲜当局建造此桥。大桥计21孔，总长约900多米，桥面宽6米，是鸭绿江上的第一座公路桥。

眺望江的对岸，群山连绵，风起雾涌，让我思绪奔腾。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派兵入侵朝鲜，战火渐渐烧到鸭绿江边，我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出兵，还是不出？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泽东高瞻远瞩做出英明决定。这个决定是毛泽东一生中很难做出的两个决定之一，另一个是1947年与国民党决裂开始解放战争。因为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一穷二白，困难超出想象，中美实力差距巨大，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谁来领兵入朝作战？这又是一个难题。彭德怀临危受命，再次肯定了“横刀立马”的英雄气概。他还坚定地说：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

走近清城桥，犹如走进一部硝烟弥漫的战争史。桥头前面绿树掩映，酷似守护桥头的志愿军战士。每棵树的下面立着一尊战斗英雄的铜像，他们是杨根思、黄继光、杨连弟、邱少云、胡修道、杨春增……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是那样熟悉，又是那样让人崇敬。英雄是不能被遗忘的，也不应该被遗忘。

踏上桥面，两边桥栏杆上40面军旗猎猎作响。每一面旗代表一个军，上面印着每个军的名字，军旗映红了一江河水。桥上的广播里反复播放志愿军经历的激烈战斗，枪炮声和喊杀声此起彼伏，将我带回那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日子。

70年前的10月19日，拂晓时分，彭德怀离开北京饭店，直奔西郊机场；9点左右，专机降落在沈阳机场，他驱车去东北军区司令部，研究确定部队入朝开进的部署；当天下午，在4架米格-15战斗机的护航下，他乘机抵达安东机场。

黄昏时分，中朝边境的小城安东，乌云密布，飘着微微细雨。经过整整10天分秒必争的工作，彭德怀仅带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乘吉普车匆匆过桥，奔赴朝鲜战场，打响开国第一仗！

汽车过了清城桥，进入朝鲜境内，彭德怀突然命令司机停车。他将头伸出车外，默默地向大桥凝望了片刻。他是想再望一眼祖国的大好河山呢，还是望一眼这随时可能遭敌机炸毁的大桥？抑或是瞭望即将跨江而过的志愿军先头部队



长征

第4983期

金色秋叶 (中国画)

马国旗作

